

何环珠◎主编
东莞文化艺术系列丛书第4辑

方舟◎编选

在路上

——
东莞青年诗人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东莞文化艺术系列丛书第 4 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在路上

——东莞青年诗人诗选

方舟◎编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路上——东莞青年诗人诗选 / 方舟编选.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12

(东莞文化艺术系列丛书第4辑)

ISBN 978-7-80240-457-1

I. 在… II. 方…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3301号

- 书 名** 在路上——东莞青年诗人诗选
编 者 方舟
策划编辑 俞杰
责任编辑 俞杰
装帧设计 潘琨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7
字 数 950 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30.00元(全五册)
本册定价 48.00元

主办单位：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
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单位：东莞群众艺术馆

丛书编委会

主 任：王道平

副主任：叶泽驹 陈志伟 林 岳

编 委：何环珠 周汉标

主 编：何环珠

编 辑：阮喜生 程力耘 詹谷丰 刘 影
方 舟 何超群 胡 磊

他们书写的是断代史的中国梦

杨 克

擦身而过的上个世纪末，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加速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深具经济实力的南粤明珠东莞在此过程中更是一马当先，从80年代开始的“三来一补”率先转型成为镇域特色经济，产业集群化优势凸显，形成了国家纺织业基地市、中国女装名镇（虎门）、中国羊毛衫名镇（大朗）、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名镇（寮步、石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重镇（长安）、中国机械五金模具名镇（长安）以及珠三角地区（东莞）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等一批国家级产业基地。这种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原材料和产品销售模式，将中国人迅速带入一个理解全球化的新的道路中。急速膨胀的劳动密集型、高能耗的“世界工厂”的生产方式，与其看成一种百弊缠身的挑战，不如看作这是百年难逢的腾飞机遇，更高的就业率、更多样的产品、更自由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更广泛的出口市场以及更丰厚的外汇，创造了中国经济在这些年来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显著上升。

东莞是中国全球化时代的符号和样本！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成千上万的人流向东莞，那些常住人口只有几万人的小镇，外来的打工者多达六七十万人，一个人的生活，一个打工者的命运，不经意地就

会被无形的经济和技术力量瞬间改写，他们的身体和灵魂被揉捏着，他们的生命在疼痛。而这些生命中不乏敏感的、羸弱的却闪烁着人性光芒的高贵的诗心，他们泣血的歌吟，呈现了全球化新经济体系和人的生命尊严以及文化地理传统之间的紧张状态，也见证了这个时代社会底层卑微的草根一族的生存镜像，记录了一代人的牺牲、奉献、屈辱与担当，他们写下了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打工诗歌”，为弱者的尊严、贫困者的尊严大声疾呼市场经济下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转型期寻梦者特殊的经验书写，他们的诗绝不能仅仅作为当代中国诗歌版图的经典地域文本来解读，他们真正告知了中国生存的本相，他们书写的是一个断代史的中国梦！

这一本诗选，收录了近80个青年诗人的作品，我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地域，在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不到47公里的狭小地带，汇聚了如此众多的写诗的人？这些“出租屋里的诗人”（方舟），是一群“乡音深埋的寄居者”（庞清明），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最遥远的故乡都是一畦畦的翠苗”（方舟），他们都有着相同的无奈的社会身份，“打工的所有岁月 / 其实都叫试用”，“命运的鞋 / 把我拖来拖去 / 每一天都是漫长的过程 / 从一个槽 / 跳向另一槽”（柳冬妩），他们“在高傲的人民币面前 / 俯首、劳作，绞尽脑汁”（百定安），“谁都看得清楚：人民和人民币之间 / 天大的距离”（百定安）。然而，“机器的乡愁发生在现在的房子里”（方舟），“我们总是在夤夜 / 进入一小块殖民地”（蒋楠），“许多躺在南中国这块砧板上的虚弱词语 / 被一个时代的笔捉住”（许强）。

如果说这些诗是三代青年诗人的心灵成长遭遇的话，给我最初留下珠三角诗歌记忆的是方舟、航亿苇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踏足东莞的诗人，跟后来者不一样，他们不是“纯正”血统的“打工诗人”。这批人来自校园，读大学时就写诗办诗社，如果落户他乡，跟其他地方的诗人没什么两样。但既然命运选择了东

莞，诗歌命定也选择了独特的关键词：出租屋，机器，内心的工地……他们的诗孕育了“打工诗歌”的雏形。其后是刘大程、柳冬妩、许强等蜂拥而来的70后，他们打工者的身份更为明晰，《工厂如茧》、《红色塑料桶》、《在东莞天桥上》等许多诗篇，清楚地烙上了打工生存的印记。然而，或许正因为被全球化带来的满目冷硬的板块、棱角所刺痛，草垛、滚圆的牛羊屁股格外让人怀念，家庭、民族、地区性、独特风俗和文化等更为传统的因素大量进入他们的诗歌，为人提供内心需求中相对稳定的一面。《长布村》（吾同树）、《我不敢轻易写到故乡》（蒋明）、《满坡的杜鹃花》（塞壬）、《栽油菜的母亲》（祝成明）……乡愁是永恒的母题。好在有许强等身体力行的打工诗歌活动“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也可以说是广东最优秀的青年批评家之一柳冬妩为打工诗歌大批量立论，打工诗歌这个名词一时间风靡神州。而以郑小琼为代表的更年轻的诗人则是打工诗歌的集大成者！她更直接，更具体，神经更为坚强，因而更有承受和抗击肮脏的力量，她把大地的疼痛与颤抖传给读者，从脚到头、从肉体到灵魂，让人内心颤抖不停，请看《三十七岁的女工》中的一节：

招工栏外，年龄：18—35岁
三十七岁的女工，站在厂门外
抬头见树木，秋天正吹落叶
落叶已让时间锈了，让职业的疾病
麻木的四肢，起伏不定的呼吸……锈了
十几年的时光锈了，剩下……老
落叶一样的老……在秋风中
抖动着

正是郑小琼等许多诗人的努力，黄麻岭，桥沥等一个个地名“活”在了文学的叙述中，“铁”成为写作中的核心元素。打工，命名了这个时代的文学事件。

严格地说，没有所谓的“打工诗人”，只有打工题材的诗歌。

尽管这本诗选的入选者也写过无数其他内容的作品，尽管他们中间有百定安那样的“成功人士”，也有冯楚那样的“老愤青”；有何超群、黎启天那样看上去厚道的君子，也有赵原、吾同树那样带点偏执的夜行人……东莞的每一个诗人都是千差万别、独一无二的，恕我无法一一列出每一个诗人和每一首优秀诗篇。

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题材，特定的写作者，这一切元素构成了中国诗歌的奇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文学现象。突然间，我发现假如像过去解读其他诗作那样只从美学立场去阐释这本东莞青年诗选中的作品，会是多么苍白而没有意义。许多年以后，他世代的读者面对这部特殊的文本，被记忆唤醒的是有关中国一个时期一段躯体上的悲喜和疼痛，它攸关审美，攸关诗意，攸关文学的现实承担，但最根本的它是绕不过去的文学史实，是时代的一具文学标本，独具社会发展史上人类文化学的价值和意义。

2009年11月5日

面对诗歌本身

——序方舟《在路上——东莞青年诗人诗选》

柳宗宣

从我们的阅读经验来看，是诗文本让我们记住了某个诗人，或者说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关注的是诗，从诗学和符号学角度来看诗论诗，重要的是不是诗人或读者对待现实的态度，而是诗人对待语言的态度。在任何时代界定文学的东西是文学的结构，它和那个时代的非文学势力的对立。悠久的诗学传统把诗歌当成一种语言，一个自主的、内部连贯、自我限制、自我调节、互文互证的结构。我们在对索绪尔的阅读中，知晓一个著名的类比：象棋中的马如何走动，这和棋赛之外的“现实”毫无关系。诗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则。我们不能把文学变革或语言的更新看作社会变革的反应或社会变革的副产品，所以不存在“打工诗歌”这一说，在东莞这个所谓打工诗人基地出产的青年诗选本，在我看来一些优秀的作品并非市面上流行的所谓的打工诗歌。

郑小琼的在诗歌上获得声名，我想，也并不是因了她写了打工生活，或外在的打工者的身份与经历，而恰恰是她创作出了充满了美学元素的诗文本，是她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她从身体抽出一片空旷的荒野。

埋葬掉疾病与坏脾气，种下明亮的词——”

她曾经困难的生存境遇和她整合了各种技艺的优秀诗作构成了反差，一如她瘦小的身体在汉语这台机器上营造出丰腴的有着弹性或张力诗结构。有时我不自觉地探究她写作的背景资源，一个卫校学生，她的私人阅读来自何处；她的写作年份和诗友交际圈。其实郑小琼的诗歌气质承继了她出生之前诗人们语言风格，与她的年纪不相衬，即便有着自白诗痕迹却也古典蕴藉，在对自己命运抒写的时候也常来一下：“你不是飞蛾，祖国的焰火仍将你灼伤”。她“从小脾气里寻找时代的深度”，用汉语记录她内心愤怒的时候显出弯腰的克制。用她诗中的句子来说，不返回地狱也不祈求天堂、活在这个万物平衡的人间。她在诗中平衡了一些东西：肉身与灵魂，私我和家国，机器和身体。一如她诗中的双句成行的复合诗句，让她的诗作站立得稳重。有的诗评家读出了她诗中一个意象：铁钉。在同名诗中这个隐喻的呈现自然讲究：主人在她的身上悬挂着、塑料袋，袋中的青菜，香葱鸡蛋、她在缄默中接近生活——诗的隐喻因了身边的发现，一个诗人能发现一个隐喻或者独特地彰显它就是一个不小的动作。而且她因了诗的隐喻在结构上进行精细组织与拓展。如《木棉》一诗，全诗四个章节，木棉节制地穿梭在每个章节的中间。这是一个比钉子这个隐喻更丰富漂亮的拓展。她把“木棉”看成了时光，她身处时代的腐烂开着红花，又和诗中出现的妓女并置；她们被“红棉”的暗影吞噬，路灯下的“木棉”的阴影，柔软的枝条压低了一群人的命运。在诗的最后一节，“木棉”出现在剩下的庭院，描述旧日的场景，这时的“木棉”成了一个从旧时代返回的旅人，在木棉树下有着农业时代的锄头。“木棉”的隐喻是晃动游移的，充满了能动的隐喻，又和诗中出现的无名池塘、城中村。路灯下妓女，琳琅满目的市场和工业群楼组合在一起。看来，郑小琼因了《木棉》一诗，完成了他在诗学上重要的实

践。

我不大愿意用八〇后来描述这些新生代诗人，这似乎有点像用打工来修饰诗。陈亚伟这个新生代诗人，他的组诗《词牌短歌》让我吃惊。他以古典诗词中的词牌为诗题，用现代诗的语感和句式来生成。诗行间显现出汉语古典温润的气息。

“那么多年，我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那么多年，我沉默寡言
我让所有的事物，都指向虚空
孤独进就牵着体内的老虎，到处逛逛——”

陈亚伟对汉语古典诗歌传统的敏感与尊重，他对汉语音调与节奏揣摩与学习，在造句时又不失现代诗的节奏和修辞。让我对这个后来的写作者心生好感，他“在粗布素衣处，模仿厢房的月光，缓慢生长。”

东莞这个地方新生代诗人让我看好，他们的诗作回到对诗本身关注，脱离了社会性因素的支配，从对外部非诗因素的不必要的关注返回诗语言本身的建设与研磨。像阿鲁的《穿过巷子的姑娘》快速的节奏和语言显现的张力；朝歌的《我们中的许多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一些事物高于我们》的黑色幽默；谢常太的《甸清湾》情感与句子的融合的纯度；尹宏灯的《乡村日记》诗中显现的轻中之重；俊正的《蜻蜓》和《离》等诗中出现的语言的雕塑感；蒋能诗中月亮和故乡、小鸟的天堂和水葫芦意象的营造让人过目不忘。环佩叮当的《色氏家族》布局的丰富与别致，显示出她广泛的艺术素养；池沫树诗歌的轻盈与自在，还有知闲的诗作超出他年纪的阵疼；周冰洋，在高中就开始写诗、刚满20岁的大学生的诗歌让我甚至觉得可疑的圆熟——这些都让我对这个诗歌群落充满好感和期待。

从新生代诗人到东莞新锐诗写作者，我惊叹早逝的诗人吾同树，他的《鼠疫》让人不禁感叹。他是一个天生的诗人，有着天赋的敏感，他的悲悯、或可爱的脆弱。这首诗的呈现的细节、精准的描写和牵动身心的感喟。诗题下的引诗与中国古诗构成互文，使此诗的构成与表现臻于丰富与完美。而他的《长布村》诗叙写的独特，让我想起雷平阳的那首颇受争议的《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的叙述。

石坑墟于长布村西北，10 里
石马墟于长布村西北偏北，18 里
黄陂墟于长布村正北，20 里
石正墟于长布村东北，23 里
大柘墟于长布村东北偏北，40 里
龙虎墟于长布村正东，12 里
大坪墟于长布村西南，30 里
车子排于长布村正南，16 里
外婆的一生，除了在山野田地
和锅前灶尾，基本上就是行走在
这些墟场之间，和她的鸡蛋茶叶
咸菜草药生姜南瓜稻谷包粟
以及她的关节炎和头晕症
县城于长布村何方，外婆并不知晓
她听人说走路要一天，坐车要好几块钱
外婆去县城的那天，月朗星稀
灵车悄悄驶出石坑墟，驶入龙虎墟
驶入大坪墟，然后驶进城北
驶进火葬场，送她的人都睡着了
安安静静地抵达了城里

诗作不动声色的叙事隐藏了诗人对故乡的复杂情感，全诗没有一句流露感情的词和句子，它靠克制的叙述和真实细节还有来自他身体的语感共同完成。这样类型的诗为汉诗提供了新的样式和抒情方式，甚至影响了后来写作者在诗中的表情方式。这样的诗还表现在他的《有一次，我怀疑风只是为草而来》的出神经验。

有一次，风吹过我的头顶
头顶上，一朵朵白云
一动不动地
风吹过那些站立着的山峰
它们一动不动地
吹过一动不动的老牛

风吹过我脸旁的草
只有它们摇了摇
我躺在草丛里
看着牛用舌头把草卷进
嘴里，慢慢地咀嚼
那时候时间特别慢

吾同树创作的优异诗歌似乎是一个测试器，从写作者的情感发动到诗结构的布局和隐形的语调，能测试出当今中国诗界流行的伪诗歌。我曾读到赵原回忆吾同树的文章，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惺惺相惜。赵原诗中有着诗人特有的血性，只是他的表达力量外显可见（如他的诗作《蚂蚁》），而吾同树的诗歌像空穴来风，属于神灵所赐。而他们都有着一意孤行的心。

对刘大程诗的阅读觉得自己在做编辑时忽视了一个优秀作者，现在请让我在这个序文里弥补这个缺憾。他的《琴声》让我

听出了属于他的个人语调，他找到了他的音域。他诗中的声音是天然直率的，他的语境充满了视觉感，因而变得客观。如《稚妓》和《收垃圾的》，这让我想到德国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的摄影，一种崭新的叙述方式，即他的图像里的客观性。刘大程的《弯曲》一诗：直接。在场。它的组合让我联想到威廉斯的《红色手推车》。意象派诗歌遵守的法则：要摒除在事物之外的观念；诗意要用物象事象来呈现；用呼吸来调整诗行；反对概念反对说教，反对空洞无物。

彭真武的诗作有着他把玩的小细节和他调侃机灵的语调，像他的《除夕》；黎启天的《删去》和《背后》等诗中语言推进的速度和特意营造的暗喻，还有《再拧干一点》诗性切入的独特角度。他们三个人的诗风有着大致共同的取向。

蓝紫的诗有着前辈女诗人伊蕾生命的觉醒意识和真率表达，她以女性的敏锐共感着泥土的疼着。塞壬把她在散文写作宽广的文化视野带入了诗的语汇；徐道勇的《农事诗》在诗的形式或构成上有着自己的想法与摆设。

“玉米和诗人是一样的转换者
使世界变得金黄”

仅此两句，让这被他人容易误读成乡土诗的组诗提升了品质和格调。

现在，让我们往时间的深处走，让我们来到几乎快要成为中年诗人的身边。这本诗集打头的诗人百定安的诗引发了我对这个诗选本阅读兴趣。他的诗歌品味的纯正，且有着对存在主义境遇的关注与思考，一下子把它的诗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但它又是诗性的。

“月光，这夜的乳汁，倾尽所有
黑熊庞大 走过平野——”

当你读到这样的句子，你不能不停顿一下：“一切的黑，正

大光明；”在《一定有人穿过黑夜》的结尾，诗人说，“一定有人穿过黑夜，并有其中留下骸骨。”这是诗人对人类命运的抒写，这种对命运的拷问能在郑小琼更年青一些的诗歌中找到回声。这也是诗歌亘古至今的原因，百定安诗中有一个《嵇康》在——“活着，其实很简单\一首诗，一坛酒，一只琵琶\已经足够。倘若再加上一片竹林更好。剩下的，是鸟儿们的事。”

以小说成名的汪晟，以他的《三人行》，对古代思想家穿越时空的诗性解读来旁证了百定安共同的文化取向。

在我看来，成名很早的航亿苇的作品感人的他诗中的“我和父亲”。我与父亲的酒杯对峙和窗外父亲的田地。我知道我只是父亲的一个影子。我知道我只是父亲的一滴血。这也是属于我们共有的体悟。

在阅读这本诗选的某个瞬间，禁不住把何超群与方舟两个人进行比较，联想到唐代诗人杜甫和李白。何超群写过一首《巩乃斯长调》，这可能是他早期的作品，那是他年轻的灵魂和巩乃斯的对话。而我更多听到是他诗歌中自我辨驳：不能因了我是诗人就可以\踏坏你的梦中的绿洲，不能因为\你是女人，就可以深入我苍茫的灵魂——他在生活和诗中对自己进行着某种管束，显出抑郁低回的内在空间；他除了写诗，有着“一块菜地”要等待他去料理。他的内部风景与作派有着美国诗人弗洛斯特风格。史蒂文斯说过，每个诗人身上都有着农民的气质。在我的直观中，何超群身上的这个气质更浓重一些。

木棉树的嫩黄的叶子，湖面上
起伏的阳光，以及一个个远去的日子
穿越我的身体，穿越我的菜地
我心如止水，无喜无悲

超群内心里有一个诗人纠缠的困境，他把语速控制得平稳，即便在得意忘形时也保持着雍容典雅的语言风度；他早年扎

实的阅读与生活中修得的理性使他有着面对海水的开阔，即便是那奔跑的风也在城市和历史的缝隙穿行。何超群内部的困境使他的诗作产量不大，对诗人的感性保持了某种警醒，所以他把时间除了诗创作之外，侍弄他的另一片菜地：评论和小说的写作，这成就了他批评家和小说作家的声名。

而方舟是个彻头彻尾的诗人，三十多年来诗神就把一个叫周柏的家伙改造成了对诗歌钟情不减的方舟。八十年代那个看了美国电影《爱情的故事》的小伙子一直迷恋围巾里絮絮不休的爱情；这浪漫的感情像血液一样融入他诗歌的身体（他的生活几乎被诗歌占领，他和友人创办的海平面网站是他拓展的诗阵地，是诗人们交会的场所或沙龙，而他本人成了本地的抽象：一座诗神的象征）。他和早年钟情的塞弗里斯这个希腊诗人共有着对大海的热爱。他的诗歌里有着和塞弗里斯一样的英雄气质，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阅读，培养了他一个诗人情感的厚度。他的重要作品《场景》让人读后不能不受到精神的震撼。《水的断章》这长诗的大视界是从八十年代过来的诗人共有方式，一直延续到他的几十年的写作中，诗中肯定的语气，明亮向上的情感（有时候也低徊忧郁但像贝多芬钢琴曲中的副部主题），几乎可以朗读的声调（诗节的双双成对），持续着他的人文关怀和英难视野（他不擅在细处用力，而长于气场上施魔），那是他诗歌的精华。在长达近三十年的写作中虽然有语言的调整（转型的重要的作品《对蚝的N种描述》，保持了他一个写作者的活力）；即便他的口语诗《听黑人牧师在伦敦街头演讲》最后关心也是忙碌的失去了生活目标的人类；我《在莫扎特故居》一诗中听到的是他东方人的心跳，他从一个诗歌家族仪式找到了属于他个人的民间，而在这个民间又回荡着诗歌家族集体的合声（在对这个诗选本的阅读中热烈的感动来自于方舟跨年代的作品，化解了以前对诗人方舟的某个疏离感），我感动于那豪迈多声部的歌唱，虽然他的音调有时缺乏控制，视野似乎过于宏观，但我理解或原有了这位诗人，“因为他是蚝类里的贵族。”

制造业名城的诗歌状态和抒情方式

何超群

东莞在中国的版图上，属于南方以南。长长的海岸线，没有像青岛、厦门、宁波、烟台、珠海、三亚等城市那样，给这个城市以得天独厚的海上资源，诸如海湾、沙滩、椰风、蕉林等等，使之成为人们心目中风景如画的旅游城市。这个城市以其邻近港、澳、穗、深等经济发达城市，而得风气之先，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成为拥有近千万外来员工的制造业名城，经济实力一度被外界誉为“富可敌省”。城市的产业形式决定城市的文化心理，城市的经济模式影响城市的文化走向。诗歌艺术作为城市文化最直接的反映，在东莞呈现出极富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诗歌风格。

移民心态：背向回不去的故乡

海德格尔曾经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作为新移民的方舟、航亿苇等人，都是从外地来到东莞定居的，他们不是把东莞当成一个临时的栖居之所，而是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加以珍视与呵护。身在异乡，他们也有迷茫时候对故乡的回望，如方舟的《别呼喊我的名字》、《礼溪湾》、《船过礼溪》等，但更多的是立足此在，面向未来。